

黑牢逃生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黃埔歷險記

喬家才(敵後抗日名將,鐵血精忠傳作者)

將星殞落回想當年

又一顆傑傑將星隕落了!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悼祭李揚敬老師,回憶六十年前往事,真是感慨萬千。我在黃埔軍校受訓十五個月學員生活中,經歷了兩位教育長:方鼎英將軍(十五年八月至十六年八月)和李揚敬將軍(十六年九月至十一月)。匆匆六十年了,方教育長一直痛恨着我這個頑劣的學生,寫文章誤我為倒方集團。而李教育長對我好像有些茫然,第五次國民大會開會時,我曾拜謁他,不知是記憶退減,一切早已忘記,還是不願回憶往事,他沒有和我深談。

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部長方鼎英將軍為甚麼離開黃埔?因為民國十六年四月清黨,他放走黃埔軍校所有共產黨,而不能保持這個神聖光榮的職位。一九八六年十月他在美國中報發表「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」,是向中共表功,也是他老人家的自白。廣州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清黨,比南京四月十二日遲了兩天。他向當時主持廣東清黨的參謀總長兼黃埔代校長李任潮(濟深)將軍說:

「今既清黨,我有三點要求:(一)自宣佈清黨

之日起,請給我三天時間。在這三天之內,凡屬學員、學生、入伍生所在範圍,不論省城、郊區及黃埔海面,都不派一兵一船前來;(二)三天之後,成立清黨委員會,負責辦理;(三)請給我一些款子,以便在宣佈清黨後,准許師生可以請假自由離校,並可預支三個月薪水作川資,有困難者可預支五個月。這是不清自清之法。」

公開信傷了方鼎英

清黨導源於武漢政府被蘇俄顧問鮑羅廷所操縱,共產黨要奪取國民黨的政權,發動打倒蔣中正總司令而逼出來的。寧漢既已分裂,政府實行清黨;方教育長就不應該玩弄花樣,以「不清自清」,予以抵制。他在三天之內,放走政治部主任熊雄、政治教官蕭楚女、廖划平等重要共產黨以及所有共產黨分子。三天以後再成立清黨委員會、陽奉陰違,自欺欺人。在廣州的前幾期同學鄧文儀、胡靖安、周復(三期)等對他非常不滿,聯名向在前方的蔣中正校長告了他一狀,所以,不能不垮了。

他在「清黨始末」說:「由於校本部的政治

部主任熊雄去職,蔣中正派令鄧文儀(湖南人,黃埔第一期學生,初自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)前來接充。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自覃主任被捕出缺後,胡靖安前來接充。於是,鄧、胡、陳超(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)、喬家才(山西人,軍校五期畢業生)等極端反共分子,便竊取了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位置,肆無忌憚地組織倒方集團。」

又說:「胡靖安與喬家才等操縱了入伍生部的政治部,與風作浪,異常突出。」

我不過是一個第六期入伍生,階級是「上等兵」,有資格竊取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嗎?有資格參加前期同學的倒方集團嗎?能够操縱入伍生部的政治部嗎?方教育長太抬舉我了,把我抬得太高了。而且硬給我高升一期,由第六期入伍生一變而成第五期畢業生。

他老人家痛恨我的原因,實由於文字招禍。

清黨以後,我寫了一篇文章「給方教育長的一封信」,刊登於入伍生部政治部發行的「入伍生週刊」。文中問他,清黨以前,為甚麼幫着共產黨壓迫國民黨同學,開除了第六期石仁成,禁閉謝靈石,趕走高教班的葉維(第四期)?清黨

時又為甚麼放走所有的共產黨？何厚於共產黨而薄於國民黨？

這篇公開信刺到方教育長的痛處，所以六十年了還是念念不忘。當時他除在黃埔日報發表「答喬君的一封信」，並在總理紀念週大罵胡靖安和葉維（入伍生政治部宣傳科長）一頓，然後把胡、葉（政治部宣傳科少校科長）和我三個人告到總司令部。李任潮將軍通知胡、葉二位，說方教育長已經控告他們，要他們離開廣州，然後批示，關我兩週禁閉。

殺鷄警猴遭到禁閉

當時我已當選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，又當選為常務委員，方教育長任內並沒有執行這兩週禁閉。當時黃埔軍校，除教育長以外，有兩位重要長官，教授部主任張華輔少將，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少將。方教育長離校後，沒有由他們任何一位升任，李代校長委派他的粵軍守備軍幹部教導主任李揚敬將軍為教育長。他和黃埔沒有淵源，同學們對他的信仰，自然薄弱。

李教育長蒞任，大概是民國十六年九、十月間，第六期剛剛升學，他却來個甄別試驗，淘汰了部分已經升學的同學。同學們為此大譁，以為桂系有意摧殘黃埔，對代校長（李任潮廣西人）也產生反感。而隊職官長們非常同情同學，很不滿意這個甄試措施。

按照規定，入伍生祇有三個月，期滿升學。而第六期入伍生自十五年八月一日到十六年八月，長達一年有兩個月，既已升學，而又淘汰，氣

憤難平。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以後，廣東大後方的治安，全靠這四千多名第六期入伍生維持，對於北伐貢獻很大，於情於理，都不能淘汰他們。於是形成反李教育長、反李代校長的怒潮。夜間全校各處牆壁上貼滿打倒軍閥、打倒軍閥走狗的標語和畫報，特別黨部並未參與其事。白天洗去，夜間又會貼出來，情況嚴重，李教育長一定很傷腦筋，於是來個殺鷄給猴子看，以為鎮壓。

一天下午我在特別黨部接到軍法處的電話，有事相商，要我去一趟軍法處。到達該處，他們告訴我，要執行代校長的批示，立刻把我送進禁閉室。軍法處不敢來特別黨部捉人，而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把我誘騙到軍法處，禁閉起來，向同學們示威，特別黨部的常務委員都關起來了，誰敢再搗亂？

這個殺鷄警猴的辦法，一定是軍法處向教育長出的主意。原來特別黨部三個常務委員為劉誠之（鳳龍），刁本卿和我，常務監察委員謝靈石，我們四個同學都不諳公文，一切公文處理都由韋幹事一手承辦。我們雖然不諳公文，事理總還明白；韋幹事處理公文，不尊重我們的意見，獨斷專行，於是我們要他離開特別黨部。韋幹事浙江人，各處都有他的同鄉，上午離開特別黨部，下午就到軍法處上班。他清楚我的這件案子，所以乘機向教育長獻議，風潮平定，一定可獲重賞。

藉聽演講逃出一命

寧漢合作，蔣中正總司令下野，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。但汪精衛在政治上又落了空，成了特

別委員會的強烈反對者，回粵活動。張發奎的部隊也開回廣州附近，做汪精衛的後盾。張發奎部隊裏，共產黨潛伏力量相當大，方鼎英放走的第六期共產黨同學逃到武漢，都加入張發奎的部隊，當時都隨部隊回廣州了。所以，風聲鶴唳，國民黨同志人人自危，許多人早已離開廣州。我正被關在禁閉室裏，失去自由，一旦發生變故，祇有等死，憂心如焚。

汪精衛將來黃埔發表演講。是我關進禁閉室的第三天上午，我請劉誠之和謝靈石兩位同學向教育長請求，放我出來，聆聽汪先生演講。這個請求，冠冕堂皇，理由充足可能生效。

吃過晚飯，有人來禁閉室接我出去，說教育長召見，領我去教育長室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教育長站在客廳的正中間，身穿睡袍，足跡拖鞋。我站在距他三公尺的地方，靜聽他訓話：

「現在時局如此緊張，許多國民黨人都已離開廣州，你還敢留著不走，膽量很大。你的漢文不差，能寫文章（大概指我給方教育長公開信而言），很好！很好！明天代校長陪汪先生來校，我當面請示，如果答應就此了結最好，如果必須執行兩個星期，你聽完講演，就得繼續禁閉。我相信你很誠實，所以告訴你實話。」

「謝謝教育長！」鞠躬敬禮，退出教育長室。回到特別黨部，先謝他們救出禁閉室，然後洗個熱水澡。黃埔禁閉室就是黑牢，祇在牆頂有一個平放條磚大小的洞口，祇通空氣，透不進光線。每天又在牆腳灑臭水，氣味難聞。坐禁閉不給菜吃，每餐祇給半碗鹽水下飯。我坐了三天兩夜

禁閉，每餐特別黨部送來菜飯，禁閉室不能阻止，我得免於挨餓。

教育長給我戴了三頂高帽子，膽大、漢文好、誠實，真的我會坐着等候再進禁閉室嗎？不能！我既獲得自由，絕不能再入困境險境。

第二天早上雇妥一艘到廣州的汽艇，衣物分成兩包，開好出門放行條子。聽完汪精衛演講，各隊解散，李冠三、王正生、邢伯涵幾位同學來到特別黨部，携帶包裹，分別去汽艇等候我。我從特別黨部旁邊的側門出去，繞到碼頭，登上汽艇，告別同學們，逃離這革命搖籃黃埔，眼淚泫然而下。

據說當天下午，軍法處打電話到特別黨部找我，調虎離山之計不靈了。

廣州暴動黃埔歷險

逃出黃埔沒有幾天，吳毅安（益安）兄也不

幹了，來廣州相會。十一月十七日早晨，我們相偕去東山看何思源，他偕戴季陶先生剛從上海回來，京滬情況不甚樂觀，所以南來。走到通往北教場路口時，幾名武裝軍人攔住吳毅安問話，因為他穿着軍裝，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。

到達東山，何思源說，天亮的時候，曾聽到槍聲，可能發生甚麼事故。返回市區，街上已經貼出張發奎、黃琪翔、朱暉日三人的聯名佈告，他們發動政變，打倒新桂系，繳了李濟梁公館和北教場部隊的槍枝。

李濟梁將軍先一天（十六日）偕汪精衛離開廣州，乘輪船赴上海，出席二屆四中全會，僅隔一夜，就發生事變，印好聯名佈告，顯然汪精衛事先知道，是參加預謀的，無怪十二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下令要鄧澤如、古應芬查辦汪精衛。

黃埔是張發奎、黃琪翔亂軍奪取的最大目標，當天就去襲擊，在平崗登陸，開槍射擊。李毅

育長挺身而出，大聲說：「我是教育長李揚敬，有甚麼問題跟我說，不要開槍傷了我的學生。」亂軍要他交出學校，由楊樹松接任教育長。

同學們陸續逃離黃埔，特別黨部存有七千多元毫洋，由劉誠之負責秘密發給同學，作為逃離廣東的川資。這項工作進行相當困難，不能遇到；有些同學聯絡不上，有些同學冒領兩三次。無論如何，特別黨部救濟了將近千位同學，幫助他們逃到上海，總算在非常時期，為同學們稍盡綿薄了。

繼十一月張黃事變，返回廣東的共產黨張太雷等於十二月十一日發動廣州暴動，十三日暴動平息，楊樹松不敢逗留黃埔，逃往香港，這是黃埔的一大劫。如若不是汪精衛到黃埔演講，我藉口聽演講，得以離開黃埔的黑牢禁閉室，張黃亂軍襲擊黃埔，佔據黃埔軍校後，我必被殺死在禁閉室，險哉。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守成 著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台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